

诗词 戏谭

贺中轩 著



华夏文化出版社

诗 词 戏 谭

贺中轩——著



华夏文化出版社



华夏文化出版社

本社图书系统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词戏谭/贺中轩 著.——华夏文化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988-16493-9-3

I. 诗… II. 贺… III. 诗词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华夏文化出版社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9HK7264 号

书 名: 诗词戏谭

贺中轩 一册

著 者: 贺中轩

出 版: 华夏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 长 山

封面设计: 武汉·蓝翎文学艺术工作室

开 本: 850X1168mm 1/32

印 张: 6

版面字数: 12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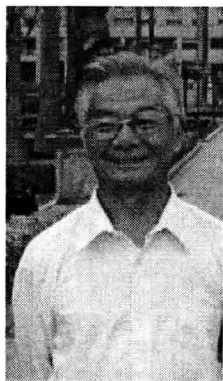
版 别: 简体中文版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988-16493-9-3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贺中轩 1946年1月生，江西莲花人。中学高级教师职称。中华诗词学会、江西诗词学会会员，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庐陵诗词学会理事。凭论文出席过全国第二十届、第二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正式出版有《自槛诗词》、《倚松吟草》、《中轩敲韵》、《拾穗闲吟》、《故事教你趣学招》、《中轩教学文存》等。

小序

我很赞成文艺都有几分戏味的观点，更觉得诗是戏的花果。“游戏人生”，不戏亦戏。作文出书的目的，不才绝对想让人读之觉得有戏可乐，但能否让诸君获得戏趣，恐怕还须读者创造性阅读。若问这本谈诗论词的合集，名之曰“诗词戏谭”之“谭”者有何寓意？敬此答曰：谭者，谈也。不用谈而用谭，一是谭有古味，传统诗词比起自由诗无疑是多有些古味的。二是谭字结构好，由西、早、言三字合成。我的年龄已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立言”，多存浮躁之心，故常守惧晚而欲早行之念。书名，抑或含戏哉。

《诗者戏尔》等接连九篇，戏味多些，占的篇幅也大；其他各篇属近年公开发表的诗词评论类文字，虽然给别人戏味不多，但绝对是敝人晚年自戏之作，编入其中，可算差强人意吧。

自檻中轩 于广州海珠区赤沙南约新街之赁居

2013年8月



目录

诗者戏尔·····	001
李白顽童耳·····	010
杜甫戏诗乎·····	016
玩出诗来·····	023
打油诗及其玩趣·····	031
戏花与玩草·····	036
戏诗以自救·····	041
律中悠游兮·····	049
戏出境界否·····	056
有感于“功夫在诗外”·····	063
毛泽东诗词画味浅见·····	065
格律诗词的残缺美管见·····	069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	074
诗艺何妨辩证求(三则)·····	080
试侃“狂乃出诗人”·····	083
诗之超画议事摭谈·····	089
画·情·超现实·····	098

诗词“曲直是非”门外侃·····	105
格新·童趣·书香·····	111
莲蕾初冒尖 日影莫惊后·····	114
诗词点评·····	120
点评王义钊诗词两则·····	120
点评朱厚烘诗词两则·····	121
点评文胤诗词几则·····	122
当代诗词与核心价值观管窥·····	124
老师的诗 真的很美·····	134
青春气概 诗意满怀·····	143
拜读妙诗 感受师悟·····	148
诗根深扎于土 乃有独特之美·····	153
试谈何鹤诗词的哲趣·····	157
似有似无的禅味·····	162
致何鹤 函·····	166
张扬特色 方显珠玑·····	171
舀取湖星 感受灿烂·····	176
为《庐陵诗词》“切磋园地”栏撰稿·····	181





诗者戏尔

有句话说：“戏台小人生，人生大戏台”，隐含的意思是说，人的一生不过是一场戏而已。

我认为这里讲的“戏”，可解释为“戏剧”，也可解释为“游戏”。两者内涵，规模似有大小之分，本质疑无优劣之别。

诗者，戏尔！

做诗虽然神圣，但古人说，诗乃“余事”，其消遣性也是毋庸置疑的。美学家朱光潜指出：“凡是艺术都带有几分游戏意味，诗歌也不例外”（《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七卷）。朱先生措词严谨，“游戏意味”前用“带有几分”来修饰。这当然是大家风度。而我认为，大凡艺术，其游戏味越浓，越容易为人接受，艺术价值就越高。一切艺术能不戏乎？对文学艺术，我们时常有种说法，叫做精神食粮。一语道破它们的本质。也就是说，诗、文、画、戏曲等等，都不过是“戏具”而已。

旧社会把从事戏曲工作的人员，叫做“戏子”，这当然是侮辱人的话。但从文字的字面分析，“戏子”似乎没什么贬义。你看，诸子百家有老子、墨子、孔子等。“子”，有“先生”之义。由此解释“戏子”，不就是“唱戏的先生”嘛。只是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戏子”既已成为侮辱的话，新社会当然就不让用，而改称为演员或人民演员了。

有个笑话说，因为有人想否定现代京剧，竭力鼓吹恢复过去的东西。个别青年跟着唱和、“跑龙套”，老演员却不完

全赞同，说：“过去的都是好的，毛主席搞的都错了，那我们的称呼不能再叫‘演员’，改回去叫‘戏子’好了！”大家听了谁还笑得出来。这小青年红着脸问：“什么叫戏子？”

这笑话也是逗人笑的“戏”，只是附了点政治味儿。

文艺使人们在逗乐中受到教育，文艺在逗乐中为政治为经济等服务着。这“戏”的形式，如果达不到“戏”的效果，没有“广告效应”，就不是艺术，也就取消了“自身的存在价值”……

“诗言志”，诗如果没有“戏”味，便难被人接受，就不能算是好诗，而所言之“志”也就不能彰显了。说到诗，我们总以为它是上帝玉冕上的明珠。一听它，人们就该肃然起敬，以为这是非常雅致的一件事。其实诗，我们退一步想一想，它一不能当饭吃，二不能当衣穿。它有什么作用呢？不就是让人家戏或玩么？著名诗人聂绀弩曾宣称：“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娱活动。”他多次说自己做诗是为了好玩，作诗是文字游戏，是文娱活动，既自娱亦娱人。

“诗者，戏尔！”还真有些趣事呢。

有个古老的传说讲，唐朝著名青年诗人李贺，平常闲来喜欢骑着小毛驴，带着一个“玩具箱”，驴蹄“得”“得”地跑到野外去寻诗。有人反问我，李贺他——挎着个“玩具箱”？我回答说，呵，说错了。他原来带着个破“锦囊”，是用来装临时写出的诗句的。他是“玩诗”的高手，装诗的囊，取了个雅致名叫“奚囊”，其作用与“玩具箱”没多大区别。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外出旅游，带了个盒子，看到五彩石子就捡拾起来放进去。他玩的是五彩石子，他装石子的盒子叫作“玩具盒”



怎么样？

一天，李贺从外面回来，让老妈看见他的“玩具箱”装了许多写满诗句的纸条，感叹地说，这孩子如此呕心沥血，真地不要命了。意思是说，李贺玩诗就是“玩命”。其实，正如成语说的“乐此不疲”，喜欢干的事，谁会觉得是件苦差事呢。

下面，我们来品味李贺诗中的玩趣。

李贺《李凭箜篌引》：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

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梦入神山教神姬，老鱼跳波瘦蛟舞。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这首诗，几乎句句含玩趣！

《红楼梦》说贾宝玉是意淫，我说李贺写这首《李凭箜篌引》的诗是“意玩”！

一般玩，总是需要比较舒缓的时间，不可能是“匆匆忙忙”地玩。然而，李贺在这首诗里，时间流转是非常快的。他“玩味”李凭的琴声，几乎是跳跃式的。一会儿是“吴丝蜀桐张高秋”，一会儿是“江娥啼竹素女愁”，一会儿“昆山玉碎凤凰叫”，一会儿“芙蓉泣露香兰笑”……真是有的“愁”，有的“叫”，有的“笑”，不过顷刻之间。还有：他一下子在“十二门前”，一下子在女娲“补天处”，一下子在“神山”，一下子又到了“老鱼跳波瘦蛟舞”的海上，一下子来到月宫看到吴质（吴刚）“倚桂树”……我想李贺或许是骑着哪吒的风火轮走的吧，要不然他哪

能玩得这样飞转似地快呢。

呵，原来这是“意识流”式的玩法——“意玩”呵。

李贺这人“玩诗”，还真玩出“高水平”呢。他快要死了，就对亲人说，玉皇大帝的白玉楼竣工了，要请“我”去写文章祝贺呢。他这玩笑，让人们得到十分的安慰。当时，李贺年纪仅仅二十七岁，对于他的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妈，将是何等的悲怆与凄惨。人到临终，“其言也善”，李贺怕他老妈悲痛，就跟老妈及其亲近者“玩”了这么一把。按今人的说法，李贺这是一种“行为艺术”——我们或许可以叫它“行为玩诗”吧。

有时候，看到别人玩得很有水平，我们便不敢参与玩，只好在旁边干瞪着眼。诗的“游戏”也不乏这种情况。有个故事说，大诗人李白有一次登上黄鹤楼，看到崔颢新题写的《黄鹤楼》诗：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看看，这不，也是一首“玩诗”。

人们在尽兴而“玩”之时，是不太注意规则的。所以，这首诗在“尽兴”中，就顾不得律诗的规则了。比如说，它的第四句“白云千载空悠悠”，最后三个字“空悠悠”都是平声，犯有据说是唐人不能允许的“三平调”；它的第二联“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相对应的“不复返”与“空悠悠”，





根本就不能构成对仗……诗的前四句，脱口而出，玩趣盎然，“黄鹤”三次“飞舞”，真大有古风或民歌之韵味。

因为是“玩”，诗出自真情实感，所以它的意境非常美。严羽评它为“唐诗七律第一”，大概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李白见到这首诗傻眼了，不敢题诗只好交了白卷。站在旁边的一个和尚看见，吟道：“挥拳打倒汉阳树，举脚踢开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他“戏”了李白一番。

这真是玩外有玩、戏外有戏呵。

后来，李白游南京凤凰台，诗兴大发，写了一首“玩诗”《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这首诗，完全模仿崔颢的《黄鹤楼》诗，虽然写得好，意境也佳，但必竟“创造性”不够。再说，从律诗的形式上说，它连犯“不粘”之病。当然，因为是“玩”诗，就不必追究李白“抄袭”与违律之“责”了。

再说，明朝有个大臣叫解缙，江西吉水县人，主编《永乐大典》的那位，小时候就是个顽童。据说，他从小就会“玩诗”与“玩‘对课’”。什么是“对课”？“对课”原来是古时候，一种老师教学生写诗的基本功，又叫“对对子”。老师出上联，学生要对出下联；反之，老师出下联，学生就要对出上联。格律诗词中有要求对仗或做对子的地方，所以，“对对子”就成了学、练写诗的基本功之一。据说，有一回上学，解缙的老爸，

让他骑跨在自己的肩膀上，就像今天一些做爸爸的一样。这情景让一个读书人见了，就想测试一下小解缙，这个当时的神童的真实水平，他笑着说：

子骑父作马；

小解缙听了，张嘴就答：

父望子成龙。

那人听了翘起大拇指，连连称赞。

解缙的父母都是农民，所以，小解缙也要帮助爸爸妈妈做家务。小解缙常常一边做事，一边随口“玩诗”。时间长了，爸爸妈妈怕他累坏了脑子，往往就会批评他“又题诗啦！”想扼止他的玩劲。有一天清早，小解缙一会儿挥帚扫地，一会儿开埝放鸡，嘴里念道：

打扫堂前地，放出笼中鸡。

老爸刚要说他“别题诗了”时，他来个“先下手为强”，以反击老爸的一惯作法，吟道：

明明是说话，又说我题诗！

“玩”得他老爸，真是无可奈何！

古代诗人在一起时，还会做一种“玩诗”的游戏——叫做联句。《红楼梦》里写有林黛玉与史湘云月夜联句的内容，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我的家乡江西莲花县流传有宣统皇帝的老师朱益藩与吉水县一位举人“玩笑成诗”的事。那天，两位“官老爷”酒醉饭饱，在院子里游玩赏花。时间正是仲夏，池塘里的莲花有的开了，有的含苞欲放。池塘中不免长有一些无名水草。吉水的举人见景生情，坦露大肚儿，喷着酒气，吟道：

莲花池内长蔓草；





朱益藩听了，联想到家乡县名“莲花”两字，知道举人言辞中的“讽味”。“莲花池内长蔓草”这不是一句“歇后语”吗？隐蔽的后面词语便是：“杂种”。作为翰林学士的朱益藩岂能善罢甘休。他不觉皱了一下眉头，想到吉水县的乌江向西流入赣江，于是慢腾腾地吟道：

吉水江中撑西舟。

“吉水江中撑西舟”也可看作歇后语，隐蔽后面词语是：“下流”。举人听了朱益藩的对句，知道自己失理，但“我”是酒醉无意中的失言呀。为了挽救这一窘境，他吟道：

风景本为无意物，

朱益藩一听，微微一笑，赶紧接上一句：

入诗仍可作欢游。

朱益藩的意思是，请你不必太在意，我们一起不过是玩笑而已。

“诗者戏尔”，我的这一观点既出，遭到了一伙文人雅士的反诘。于是有了下面的故事。

一天，一个“不速之客”特意来到我面前，不客气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主张‘诗者戏尔’的老东东？”什么东东？当时，我不知“东东”是个网络新词。原来，它就是“东西”的意思。“那么，我问你：杜甫的‘三吏’‘三别’也是‘戏诗’？”我说：是呀，“三吏”“三别”也是“戏诗”。

诗与戏剧一样是一种艺术，归根结蒂是让自己或别人快乐、快活一下，排遣你的忧愁与烦恼。戏剧中有滑稽戏、喜剧，它们的“戏味”特浓。正剧、悲剧的“戏味”似乎不够，但它们依然是“戏”，而且要让观众看后精神上获得某种慰悦，否则，谁会拿钱去买“烦”呢。

杜甫的“三吏”“三别”写的只是“悲剧”，为那些同情“弱势群体”的士子，抹一抹眼泪，发泄对黑暗社会的不满情绪……

不速之客听了我的话，虽然没有“心服”，但口里嗫嚅一时找不到话来驳斥，只好悻悻地走了。由于他对我的刺激性，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我的立论是否缜密？突然，“悼念”两个字“哭丧着脸”闪进我的脑门。“悼诗”也是戏诗吗？人死了，一切娱乐都会停下来，谁还“戏”得起来呢。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过：“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是的，人在非常痛苦之时，是不会有诗文的。只有在痛定之后，需要继续缓解情绪，寄托哀思，才来撰写、吟哦……岂不有点“悲中作乐”的意味。看的人更是联系自己曾有的悲情，感慨而“戏”一番……这里少不了有几分“戏”味。

拿悼亡诗来说，爱妻死了，思念之情未已，怎么办？于是，有“戏”了。下面读一读元稹《遣悲怀》三首之一，看看他是怎样“悲而戏”的：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荻簋，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元稹的发妻韦丛是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幼女，二十岁嫁给元稹，婚后感情极好，可只做了七年夫妻，韦氏即登天而去。诗一开头把妻子比喻为“高贵”而多才的谢道韞，嫁给了像春秋时黔娄一样贫困潦倒的自己。其实能“读上去”的贫困学子，在封建社会没几个，因为那时既没有“贷款上大学”，也没有“希望工程”。再说既然讨了太子少保这样的朝庭大官的



女儿为妻，哪里还会穷到吃野菜呢。作者夸大其词，不过是调侃自己而已。作者接下来写了婚后的“贫”，一是卖首饰为他添衣买酒，二是“野蔬充膳”“落叶添薪”，苦至如此绝对不是真的。诗最后一联的意思是，眼前富贵与妻不能同享，只好设斋祭奠来表示自己的悼念。俸钱十万，不是小数目。民间有句老话说“穷秀才，富举人”，举人一般是没官做的。元稹考中的功名比举人高得多，据说他最后一步是状元，不做官也应是有钱的。所以，诗所描写，正体现了诗的“超现实性”，这是值得玩味的。

清代蘅塘退士在评论此诗时说：“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这说明元稹的悼亡诗“假戏真做”，“玩”出了高水平。

“戏说”至此，凑七律一首，题为《有韵》：

有韵嬉游颠倒之，情生万物甚为痴。
听风雨泪复而复，看水流叹谁是谁？
君不笑时敲以笑，我生悲处嚼毋悲。
乾坤万里欲囊括，眼底千秋瞎指麾。

李白顽童耳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杨逸明《金缕曲·怀念李白》，曾获“首届华夏诗词奖”一等奖，词劈面一句“白也顽童耳！”给李白戴了一顶“烂”帽子：堂堂诗仙，不过一个顽童罢了。

什么叫顽童？词典上解释说，“顽童就是顽皮的儿童”。那么什么是顽皮呢？又解释说，“（它）形容儿童、少年等爱玩爱闹，不听劝导。”试问，大诗人李白爱玩的是什么呢？除了“玩酒”就是“玩诗”吧。斗酒诗百篇，还是“玩诗”较“玩酒”多呵。请看，杨诗人在词中写道：“听猿两岸，放舟千里”、“爱到庐山看瀑布”“常戏耍，抽刀断水”、“捉月沉江底。一任性，竟如此！”真是把李白的“贪玩”“狠玩”的顽皮劲儿，描绘得活龙活现，跃然纸上了。

李白具有玩心，当时还有个知音。他……就是唐明皇，唐玄宗李隆基。对李隆基来说，诗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玩物而已。于是，他封李白为翰林供奉。翰林供奉，这是什么官？李隆基显然不是看中李白的治国安邦之才，而是看中他会“玩诗”的才能。要知道，翰林供奉，是不能等同于后来的翰林院学士的。从本质上看，翰林供奉就是一个皇帝的弄臣而已。事实上，李隆基跟李白从未商量过国事，倒是叫李白写了《清平调词》三首。就这个说来，李白的地位与当时为唐明皇唱歌的李龟年的地位，是没多大区别的。李白写词，李龟年唱歌，目的是逗皇帝老头儿玩乐……道理就是那么明白

